



選本處

目 录

“三麻缠”别传·····	李秀峰 (1)
人间情·····	杨成万 (58)
流泪的胡杨树 (歌剧) ·····	苏建华 (95)
一条红纱巾·····	薛淑珍 (145)
彩虹 (歌剧) ·····	陈克秀 (186)
玉兰飘香·····	柴 栋 (242)
请财神·····	谢庆荣 (272)
借妻赴宴·····	刘纯人 (288)

“三麻缠”别传

李 秀 峰

时 间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地 点 塞外凌河镇，柳川公社柳川大队。

人 物 三麻缠（刘有福） 范玉梅

金 风 范满财

冯大夫 满财妻

三 母 二狗旦

女播音员

男女青年若干

其它群众若干

序 幕

〔八四年春某天下午。

〔凌河镇县政府会堂主席台。

〔幕后合唱：

歌如潮，人似海，

凌河滚滚笑颜开，

长街十里灯结彩，

喜庆英雄四方来！

〔歌唱声中幕启：舞台显露会场主席台画面：一条写有“凌河县一九八三年双先表彰大会”的会标横贯天幕；一溜铺有线毯的长桌上置麦克风、暖瓶、

水杯和烟缸之类；桌前有花木数盆；另有一小桌前坐着女播音员。

〔会场内人语沸沸的音响效果。〕

播音员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好！凌河县广播站，凌河县电视台，今天下午继续在县政府会堂，为您现场播放我县一九八三年双先表彰大会的会议实况。

〔金风与扮演其它县级领导的演员相继谈笑着上场就坐。〕

播音员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下午的会议执行主席是县委书记金风同志。

〔金风从座位上站起来。〕

金 风 同志们安静！现在开会。从昨天到今天上午，我们凌河县树起的“十杆旗”已有九“杆”相继作了经验介绍和表态发言。今天下午，由“十杆旗”之首刘有福同志发言。大家欢迎！

〔掌声。〕

〔三麻缠十字披红，胸戴大红花从观众席走上舞台。〕

播音员 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同志，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位披红挂彩的英雄，就是名振全省的养花专业户，柳川大队的刘有福同志！

〔掌声雷暴。〕

三麻缠 （唱）披红挂彩好气派，
健步登上主席台。
看台下千人鼓掌齐喝彩，
我好似一窝小兔肚内揣。
想起了往日事心潮澎湃，

不由我过来人泪流满腮！

(走到桌前)提起刘有福，大家大概会感到陌生，那么我就是全凌河县出了名的“三麻缠”！

〔掌声、笑声。〕

〔摄影记者上前拍照。〕

三麻缠：象我三麻缠这样经常被当作头顶害疮，脚底流脓的坏坯子，今天居然能够十字披红地站在这个台上讲话，全靠了党的好政策啊！上面九位哥儿们都介绍了不少致富的好经验，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讲的，倒是想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好，就让我从头讲起吧……

〔切光。〕

一 场

〔一九七八年夏末初秋某夜。〕

〔二幕前。〕

〔二狗旦打着哈欠，提一面破锣上。〕

二狗旦：啊——嚏！

(唱) 公社书记传下令，
大队支书抖威风，
明日大战西坡岭，
要修梯田一层层。
原来就是瞎球弄，

还让我二狗旦去当传令兵！(筛锣)

社员同志们，你们都竖起耳朵听着！新上任的公社金书记有令，大队刘支书传话，全柳川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走能窜的，能爬的能动的，明天打早都带着家伙上西坡岭修大寨田！缺一天罚款，缺两

天让你住公社“学习班”！你们可要小心！（筛锣。哼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妹妹也难留……”下）

〔蝉声如雨，犬吠声声。

〔鸡鸣喔喔，天色渐明。

〔二幕启：柳川大队西坡岭工地。沟壑纵横，块石垒垒。红旗标语。台侧有一面席子做成的“大批判专栏”，木杆上有一大喇叭，正刺耳地播放着“学太寨”那首歌。杆下有一用上衣蒙着脑袋睡觉的人——那是三麻缠。

〔叮当作响，人们在懒洋洋地干活。

〔挑着筐子的青年男女过场。

〔端簸箕、脸盆运土石的老太过场。

〔抬筐子的爷爷和小孙子极不相称地过场。

男青年甲：喂，大伙注意，当官的来啦！

〔人们干活的节奏突然加快了许多。

〔金风、冯大夫、范满财和提破锣的二狗旦上。

范满财 二狗旦！

二狗旦 在！

范满财 所有劳力都出来了？

二狗旦 出来了！全村除去那些鸡娃子、狗崽子、还有不死不活的棺材瓢子，能出的全出来了！

范满财 好！没你的事了，干活去吧！

二狗旦 是！

冯大夫 走吧，我和你一块干！

金 风 冯大夫，你是县里的工作组，多检查指导一下工作就行了，这体力活……

范满财 是呀，你这弱瘦瘦的身子就算了吧！

冯大夫 没事！（与二狗旦走入人群）

范满财 金书记……

金 风 我说表兄，什么时候生分起来了？你还是喊我金风或表弟吧！

范满财 这……好！表弟，你可真有两下子，一上任就来了个想大的干大的。佩服！佩服！

（唱）表弟你胸怀革命胆，
深谋远虑不简单。
西坡岭上闹革命，
大寨路上谱新篇。
去石垫土垒坝堰，
要修梯田接云天。
种上庄稼真好看，
轻风一吹绿浪翻。
到那时三乡五里来观瞻，
想起来心里都觉叭儿甜！

哈哈……

柳川百姓福不浅，
全仗你这位公社好长官！

金 风 表兄说哪里话！还是要靠党的领导嘛！（猛发现睡着的三麻缠）哎，那是谁？（走过去）谁？起来！
〔三麻缠撩起衣服看一眼又蒙头睡去。〕

范满财 好狗日的，还不快起来！

金 风 起来！（用脚尖磕一下三麻缠）
〔三麻缠呼地坐起来，用粗野的眼光盯着金风。〕

金 风 叫什么名字？

三麻缠 三麻缠！

〔周围荡起一片笑声。

三麻缠 你们笑啥？大惊小怪！

（唱）提起洒家名声显，

家住柳川村东边。

一母生下五兄弟，

不前不后我老三。

平时为人心良善，

惹恼要比浆糊粘。

粘得石头哆嗦直打颤，

粘得哑叭说话叫连天。

恶鬼见我躲得远，

雅号就叫“三麻缠”！

〔周围又是一片笑声。

范满财 放肆！这是公社新调来的金书记！金书记你别听他油腔滑调，他叫刘有福。

三麻缠 （故作吃惊地）啊呀是金书记，不知者不怪。恕罪恕罪！

金 风 （皱着眉头）为什么不干活？

三麻缠 这个……（耸耸肩）不想干！

〔周围气氛紧张。

金 风 （忍怒不露地）好干脆！哪是因为什么？

三麻缠 金书记！

（唱）金书记莫怪我将嘴贫斗，

且听我三麻缠细述根由：

西坡岭光秃秃沟深坡陡，

狼不啃狗不顾尽是石头。

你虽然打扮它眉清目秀，
镜中花水里月海市蜃楼。
一场暴雨就露丑，
万般辛苦付水流。
你如果能让它把庄稼收，
我就能鸡蛋孵出大犍牛！

金书记！

劳而无功瞎球受，
倒不如蒙头睡觉乐悠悠！

范满财 三麻缠，你小子有种哇！竟敢违抗农业学大寨运动！

三麻缠 满财叔，这坡上能否长庄稼，难道您真不清楚？

范满财 这……我是党的人，自然要听党的话。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嘛！

金 风（旁唱）金风我柳川公社一把手，

刚上任就碰上了刺儿头！

虽说他年纪不过十八九，

看样子屠家手杖挺滑油！

我有心将他这颗牛头煮，

又担心缺柴少炭煮不熟。

当面顶撞够你受，

群众面前把人丢。

满肚火气难出口，

好似骨鲠卡在喉。

避开锋芒我绕道走，

有绳不愁套不住牛！

表兄！

范满财 哎！

金 风 让大家休息休息，咱们到坡顶转转，把这工程再好好研究一下。

范满财 好！二狗旦！

二狗旦 什么事，支书大伯？

范满财 喊大伙休息！（与金风下）

二狗旦 好啦！（吆喝）支书传令，大伙休息啦！

〔人们扔下手中工具，或躺或卧，或坐或站，各干其事：搓麻绳、纳鞋底、打扑克、顶军棋……三麻缠和几个青年围坐在一起打牌。〕

冯大夫 喂，我说年轻人们！大家这么休息怪寂寞的，谁来给唱个歌？

众女青年 让二狗旦来一个！

男青年甲 她的女声唱得最棒啦！

众 好！二狗旦，来一个！二狗旦，来一个！

二狗旦 好吧，既然大伙不嫌我这公鸡嗓子难听，我就给来一个！

男青年乙 拣最拿手的！

二狗旦 自然！（仿女声）“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那个）就在山那边，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突然晕倒在地）

〔众惊慌地将二狗旦扶起。〕

冯大夫 二狗……旦同志，你怎么啦？

二狗旦 （缓过气来）

（唱）心跳气短站不稳，

好似脚踩两朵云，

耳朵嗡嗡如雷震，

两眼发黑冒金星，

冷汗淋漓往外渗，

浑身哆嗦鬼抽筋！

冯大夫 这是种什么鬼病？（为其诊脉）

（唱）宁声敛气细细审，

三指按腕探病因。

审罢关尺再审寸，

原来他是无病的人！

这倒奇怪了！

众 冯大夫，他得了啥病？

冯大夫 就其脉相而言，他没病啊！

三麻缠 不，他有病！

冯大夫 有病？什么病？

三麻缠 （唱）这病来势凶又狠，

好象猛虎进羊群。

名字就叫缺糖症，

穷凶极恶伤害人！

众 （不解地）缺糖症？

冯大夫 有道理！有道理啊！

众 好治吗？

三麻缠 好治！好治！

（接唱）窝头稀饭吃一顿，

立竿见影除病根！

〔众开怀大笑，渐又心酸地摇头叹息。〕

冯大夫 大家谁有吃的？窝头菜饼，只要能吃的什么都行！

（无人回答）这……唉！

三麻缠 快拿几只没潮过的糊糊饭罐！

〔一青年下，提几只饭罐复上，交于三麻缠。

〔三麻缠用水壶的水涮罐。

三麻缠 二狗旦，把它喝下去！

〔二狗旦在人的扶靠下贪婪地喝着涮罐水。

冯大夫 有福，真想不到你的医道还挺不错呢！

三麻缠 这些年庄稼人有几个不挨饿的？这也叫实践经验吧！

〔金风与范满财上。

范满财 哎，这是怎么啦？

冯大夫 老范，刚才他晕过去了。

范满财 为甚？

冯大夫 主要是饿的。

金 风 (激动地) 饿！饥饿！是啊，我们的日子是不好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走大寨人的道路，与天斗，与人斗！社员同志们，在我们贫下中农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团结起来，鼓足干劲，治好西坡，争取两年把我们柳川建成大寨式大队，实现粮产翻一番……

〔三麻缠周围几个青年突然忍俊不住地失声笑了起来。

范满财 (气怒地) 没一点严肃性儿！笑甚？咋，都成了哑巴了？(将一青年揪着耳朵拉起) 你说笑甚？

男青年丙 这……

范满财 快说！

男青年丙 三麻缠他说猴咬大叫驴——

范满财 咋？

男青年丙 扯蛋(淡)！

范满财 好狗日的！你……

金 风 （含而不露地）是说我吗？

三麻缠 哪里！我敢吗？我是说我们柳川的人实在不争气，羊出去一天都能落个肚儿圆，可我们成天在地里刨闹，结果还得饿肚，这不是狼咬大叫驴，真他娘扯蛋（淡）吗？

〔众又为他的巧辩大笑起来。

范满财 （气得跺脚）别笑啦！

〔笑声嘎然而止。

金 风 （有意岔开地问二狗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二狗旦 喝了涮罐水，好多了！

金 风 还能干活吗？

二狗旦 能！为了学大寨，支援亚非拉，脱皮掉肉不算啥！活看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嘛！

范满财 好狗日的，说得好！二狗旦，今晚回去向支部写上一张申请书！

二狗旦 （受宠若惊地）真的吗？

范满财 好好干吧！

二狗旦 （一蹦三尺）大伙干活啦！

〔众人各自散开干活。

三麻缠 二狗旦，你过来！

二狗旦 甚事？

三麻缠 （凑到耳边）你真是……

二狗旦 好样的？

三麻缠 狗蛋！

二狗旦 你……（不满地离去）

〔三麻缠跑下，提一大筐，持耢木杠上。

三麻缠 金书记！

金 风 什么，有事？

三麻缠 您和我抬石头好吗？

金 风 这……（犹豫地握住木杠）好吧！

三麻缠 谢谢金书记！（向人群大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社员同志们，有金书记和我们一块战斗，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同志们干哪！立功的时候到啦！
〔在一片丁当作响之中幕急闭。

二 场

〔当天夜晚。

〔柳川村口玉米地畔。

〔残月西沉，夜色幽静。几声蛙鸣，更显夏夜寂寥宁谧。

〔三麻缠扶母上。

三麻缠 （唱）蛙鼓声声四下静，
残月如勾夜色浓。

三 母 （唱）鸡眠狗卧人已定，
送儿出门去远行。

三麻缠 （唱）拿定主意往外蹦，
卖身去打临时工。

三 母 （唱）担惊受怕心难忍，
刨根问底因为穷。

三麻缠 （唱）但愿此行交好运，
救命的票子捏手中！

三 母 （唱）儿行千里母担忧，
越思越想心越疼。

三三，妈再问你一声，真的要走？

三麻缠 妈，不走没法活呀！

三 母 大队知道可要罚款啊！

三麻缠 罚款？哼！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能罚只管罚，怕它啥！

三 母 要是让住“学习班”……

三麻缠 住就住，有啥了不起！

三 母 说的轻巧！哪“学习班”名字叫得好听，成天象劳改队一样挑土背石头……

三麻缠 那更不怕，咱有的是气力！

三 母 这……你要硬去，可要听妈几句话。

三麻缠 妈，您说吧，我句句听！

三 母 （唱）出门在外别任性，
能忍则让莫发疯；
说话办事要和顺，
为人处事讲心诚；
手脚尊贵要干净，
脊背莫要负臭名；
吃饭睡觉多检点，
千万莫要把病生。
落下脚你悄悄捎个信儿，
莫让我成天思念心不宁！

三麻缠 妈，我都记住了，您就放心回去睡吧！

三 母 千万记住妈的话！（下）

三麻缠 妈，您慢走！

（唱）望老母步履蹒跚身摇晃，
眼见得风烛残年景不长。
人常说养儿防老把福享，
谁料她老来反倒受凄惶。

穿无新衣裳，
口吃糠菜粮。
为人难以将娘养，
不由我心酸落泪痛断肠！

苍天哪！

你枉自为天人敬仰，
却原来心地也不良！
庄稼汉一年辛苦难温饱，
你为何屁不放来嘴不张？

〔远处天际闪光，继之传来沉闷的雷声。〕

〔范玉梅挟一件塑料雨衣从玉米地出。〕

三麻缠 （吃一惊）谁？

范玉梅 我！

三麻缠 范玉梅！你……这是做甚？

范玉梅 我么，（故意地）南阳诸葛亮，计谋不寻常，地里
伏奇兵，抓你逃亡将！

三麻缠 你……（无可奈何地）好吧！那你就把我交给你支
书老子，还有当公社书记的表叔去领赏吧！

范玉梅 哈哈……

三麻缠 （莫名其妙）你笑啥？

范玉梅 和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三麻缠 玉梅，这话当真？你不去告我？

范玉梅 谁哄你不如大草驴！

三麻缠 好！哎，你怎知道我要偷跑？

范玉梅 我们团支部今晚开会，针对你上午的表现，大伙让
我找你谈谈，谁料走到你窗前，可巧听到你和大妈
商量逃跑的事，所以……我就藏在这里等你。哎，

上午你为什么那样待我表叔？

三麻缠 说起来我和他无仇无冤，可不知怎么回事，看见他就有气。

范玉梅 这是为什么？

三麻缠 咱们公社换了多少茬公社书记，你记得不？他们都象一个模子扣出来似的，谁上任都一样想大的干大的，小孩子拉巴巴般撂下一摊摊无用的工程，屁股不擦就跑到另一个地方拉去了，最后呢，遭殃的还不是咱们庄稼人？所以……

范玉梅 噢，原来如此！不过，你把我表叔可整治得够呛啊！

（唱）回家他就床上卧，
好象一束枯柴禾；
全身滚烫直冒火，
肩膀长起两个“馍”；
饭不吃来水不喝，
哼哼唧唧叫难活；
冷水毛巾头上裹，
止痛片喝下整五颗！
我妈说你是愣头货，
我爹他骂你真缺德！

哈哈……

三麻缠 怪不得他下午没上工地，原来是爬倒了！

范操梅 不是，县里来电话让他开会去了。哎，你真要走？

三麻缠 不走能行？爹和老大死了，老二让一个寡妇招走了，老四老五念书，家里处处要钱，可我却泡在这扯淡工程里皮肉白受苦……

范玉梅 （从兜里掏出钱）这五元钱是爹让我扯布的，你带